廣藝舟雙楫

廣藝舟雙楫卷三

傳衛弟八

書家之盛莫如季漢劉昭師宜官張芝邯鄲淳諸人並轡齊驅雖中郎洞達莫或先焉於時衛敬侯出古文實與邯鄲齊名筆蹟精熟今受禪表遺筆猶存聞人牟準衛敬侯碑以爲覬書按聞人魏人致可信據若眞卿以爲鍾繇劉禹錫歐陽修以爲梁鵠者不足據鵠視虎顧雄偉冠時論者乃謂中郎派別有鍾梁實

非確論攷元常之得蔡法掘韋誕冢而後得之韋誕師邯鄲淳衛敬侯還淳古文淳不能自別則衛筆無異誕師元常後學豈謂能過梁鵠得法於宜官非傳緒於伯喈孔羨一碑亦豈能逾受禪敫伯玉巨山世傳妙筆伯玉藁書爲簡札宗巨山書勢爲書家法王侍中論張芝索靖韋誕鍾繇二衛書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斯論致公袁昂梁武肩吾懷瓘嗣眞呂總諸品必欲強爲甲乙隨意軒輊滋增妄矣

夫典午中衰書家北渡盧家諶偃嗣法元常崔氏悅潛繼音衛氏以魏書考之盧玄父邈實傳偃業崔浩

父宏實纘潛書北朝書法實分導二派然崔潛誄兄之草王遵業得之寶其書蹟宏善草隸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未嘗妄染魏初重崔盧之書而盧後無人崔宗自浩簡兄弟外尚有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崔挺家業尤盛宏既爲世模楷而郭祚黎廣黎景熙皆習浩法於時有江式者集古今文字其六世祖瓊實從衛覬受古文强兄順並擅八體蓋亦世傳衛法者由斯而談然則鍾派盛於南衛派盛於北矣後世之書皆此二派祇可偁爲鍾衛愼伯偁鍾梁未當也按衛覬草體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恆得其骨然則北

宗之書自當以筋骨爲上其風韵之遜於南亦其祖師之法然也孝文弔比干文是崔浩書亦以筋骨瘦硬爲長

元常之獲威名以二王所師嗣是王庾品書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會合南北本可發揮北宗而太宗尊尚右軍舉世更無異論故使張李續品皆未評及北宗夫鍾衛北流崔江宏緒孝文好學隸草彌工家擅銀鉤人工蠆尾史傳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軌蹟可尋較之南士夫豈多讓而諸家書品無一見傳竇泉述書乃採萬一如斯論古豈爲公歟

述書所儞皆親見筆蹟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而北朝數百年崔盧之後工書者多絕無一紙流傳惟有趙文深兄弟𡼏見陳人而已豈北士之筆蹟盡湮邪得無秘閣所藏用太宗之意擯北人而不取邪

唐宋論書絕無儞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氣尙卑弱率以纖勁清媚爲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畫往往工妙歐公多見北碑故能作是語此千年學者所不知也

北碑楊大眼始平公鄭長猷魏靈藏氣象揮霍體裁

凝重似受禪碑張猛龍楊翬賈思伯李憲張黑女高
貞溫泉頌等碑皆其法裔歐師北齊劉珉顏師穆子
容亦其雲來帀比干文之後統一齊風褚薛揚波柳
沈繼軌然則衞氏之法幾如黃帝子孫散布海宇於
萬千年矣況右軍本衞猗所傳後雖改學師法猶在
故衞家爲書學大宗直謂之統合南北亦可也

寶南弟九

書以晉人爲最工蓋姿製散逸談鋒要妙風流相扇
其俗然也夷攷其時去漢不遠中郎太傅筆蹟多傳
閣帖王謝桓郗及諸帝書雖多贋雜然當時文采固

自異人蓋隸楷之新變分草之初發適當其會加以崇尚清虛雅工筆札故冠絕後古無與抗行王僧虔之答孝武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其君臣相爭譽在此右軍大令獨出其間惟時為然也二王眞蹟流傳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壞絳汝佳搨既不可得且所傳之帖又率唐宋人鈎臨展轉失眞蓋不可據雲來為高曾面目矣而南朝碑樹立既少裴世期表言碑銘之作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玆典俗敝偽興華煩已久不加禁裁其弊無已文選之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

宰碑表卒寢不行以子良盛德懿親猶不得立況其餘哉夫晉宋風流斯文將墜欲求雅蹟惟有遺碑然而南碑又絕難得其有流傳最可寶貴

阮文達南北書派專以帖法屬南以南派有婉麗高渾之筆寡雄奇方樸之遺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盧諶越河而北自玆之後畫若鴻溝故攷論歐虞辨原南北其論至詳以今攷之北碑中若鄭文公之神韵靈廟碑陰暉福寺之高簡石門銘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劉懿敬顯儁龍藏寺之虛和婉麗何嘗與南碑有異南碑所傳絕少然始興王碑戈戟森然出鋒布

勢爲率更所出何嘗與張猛龍楊大眼筆法有異哉故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之爲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爲界强分南北也

南碑當溯於吳吳碑四種篆分則有封禪國山之渾勁無倫天發神讖之奇偉驚世谷朗古厚而葛府君碑尤爲正書鼻祖四碑皆爲篆隸眞楷之極挪亦異矣晉碑如郛休爨寶子二碑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與魏碑之靈廟鞠彥雲皆在隸楷之間可以攷見變體源流枳楊府君茂重爲元常正脈亦體出谷朗者誠

非常之瓌寶也宋碑則有爨龍顏碑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爲隸楷極則宋碑晉豐縣造像高勾麗故城刻石亦高古有異態齊碑則有吳郡造維衛尊佛記梁碑則瘞鶴銘爲貞白之書最著人間江甯十八種中石闕之淸和樸美貝義淵書始興王碑則長槍大戟實啟率更其碑千餘字完好者三分之二尤爲異寶其餘若蕭衍之造像慧影造像石井闌題字皆有奇逸又雲陽之鄱陽王益州軍府題記下及絲州造像記五種陳碑之趙和造像記渾雅絕俗尤爲難得又新羅眞興天

王巡狩管境碑奇逸古厚乃出自異域裔夷染被漢
風同文偉製尤偶瓌異南碑存於人間者止此
南碑數十種隻字片石皆世希有既流傳絕少又書
皆神妙較之魏碑尙覺高逸過之况隋唐以下乎大
約得隋人一碑勝唐人十種得梁一碑勝齊隋百種
宋元以下自檜無譏此自有至鑒非以時代論古也
南碑今所見者二爨出於滇蠻造像發於川蜀若高
麗故城之刻新羅巡狩之碑啟自遠夷來從外國然
其高美已冠古今夫以蠻夷筆蹟猶尙如是則其時
裙屐高流令僕雅望騁樂衞之談櫂袁蕭之秀者筆

札奇麗當復何如緬思風流眞有五雲樓閣想像虛無之致不可企已

備魏弟十

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蓋乘晉宋之末運兼齊梁之流風享國既永藝業自興孝文黼黻篤好文術潤色鴻業故太和之後碑版尤盛佳書妙製率在其時延昌正光染被斯暢攷其體裁俊偉筆氣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晉宋禁碑周齊短祚故言碑者必稱魏也

孝文以前文學無稱碑版亦不著今所見者惟有三

碑道武時則有秦從造像王銀堂題名太武時則有
肇伏龍造像趙珂造像皆新出土者也雖草昧初構
已有王風矣
太和之後諸家角出奇逸則有若石門銘古樸則有
若靈廟鞠彦雲古茂則有若暉福寺瘦硬則有若弔
比干文高美則有若靈廟碑陰鄭道昭碑六十人造
像峻美則有若李超司馬元興奇古則有若劉玉皇
甫驎精能則有若張猛龍賈思伯楊翬峻宕則有若
張黑女馬鳴寺虛和則有若刁遵司馬昇高湛圓靜
則有若法生劉懿敬使君亢夷則有若李仲璇莊茂

則有若孫秋生長樂王太妃侯温泉頌豐厚則有若呂望方重則有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靡逸則有元詳造像優塡王統觀諸碑若遊羣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後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後世所有之意態亦無不備矣

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爲具美雖南碑之綿麗齊碑之逋峭隋碑之洞達皆涵蓋渟蓄蘊於其中故言魏碑雖無南碑及齊周隋碑亦無不可

何言有魏碑可無南碑也南碑奇古之寶子則有靈

廟碑似之高美之爨龍顏峻整之始興王碑則有靈
廟碑陰張猛龍溫泉頌當之安茂之枳陽府君梁石
闕則有暉福寺當之奇逸之瘞鶴銘則有石門銘當
之自餘魏碑所有南碑無之故曰莫備於魏碑
何言有魏碑可無齊碑也齊碑之佳者峻樸莫若雋
修羅則張黑女楊大眼近之奇逸莫如朱君山則豈
若石門銘刁遵也瘦硬之武平五年造像豈若弔比
干墓也洞達之報德像豈若李仲璇也豐厚之定國
寺豈若暉福寺也安雅之王偕豈若皇甫驎高湛也
何言有魏碑可無周碑也古樸之曹恪不如靈廟奇

質之時珍不如皇甫驎精美之强獨樂不如楊翬崚
整之賀屯植不如温泉頌

何言有魏碑可無隋碑也瘦美之豆盧通造像則弔
比干有之豐莊之趙芬則温泉頌有之洞達之仲思
那則楊大眼有之開整之賀若誼則高貞有之秀美
之美人董氏則刁遵有之奇古之臧質則靈廟有之
樸雅之宋永貴甯贙則李超有之莊美之舍利塔蘇
慈則賈思伯李仲璇有之樸整之吳儼龍華寺則不
足比數矣

故有魏碑可無齊周隋碑然則三朝碑眞無絕出新

體者乎曰齊碑之雋修羅朱君山隋碑之龍藏寺曹子建四者皆有古質奇趣新體異態乘時獨出變化生新承魏開唐獨標雋異四碑眞可出魏碑之外建標千古者也

後世偁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傑出諸體並立然自吾觀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講結構然向背往來伸縮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楊翬賈思伯張猛龍也其筆氣渾厚意態跳宕長短大小各因其體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變化於整齊之中藏奇崛於方平之內皆極精采作字工夫斯爲弟一可謂人巧極而天

工錯矣以視歐褚顏柳斷鳧續鶴以為工眞成可笑
永興登善頗存古意然實出於魏各家皆然略詳導
源篇

取隋第十一

何朝碑不足取何獨取於隋隋碑無絕佳者隋人無
以書名冠世者又何足取不知此古今之故也吾愛
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寶子枳陽府君靈廟碑鞠彥
雲以其由隸變楷足攷源流也愛精麗之碑莫若爨
龍顏靈廟碑陰暉福寺后門銘鄭文公張猛龍以其
為隸楷之極則也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

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滙成一局淳樸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駢文之有彥昇休文詩家之有元暉蘭成皆薈萃六朝之美成其風會者也

隋碑風神疏朗體格峻整大開唐風唐世歐虞及王行滿李懷琳諸家皆是隋人今人難免干祿唐碑未能棄也而淺薄漓古甚矣莫如擇隋書之近唐而古意未盡漓者取之昔人偁中郎書曰筆勢洞達通觀古碑得洞達之意莫若隋世蓋中郎承漢之末運隋世集六朝之餘風也

統觀豆盧通造像趙芬殘石仲思那造像鞏賓墓志

賀若誼碑惠雲法師墓志蘇慈碑舍利塔宋永貴墓志吳儼墓志龍華寺莫不有洞達之風卽龍藏寺安簡渾穆亦有洞達之意而快刀斫陣雄快峻勁者莫若曹子建碑矣吾收隋世佛經造像記頗多中有甚肖曹子建碑者蓋當時有此風尚其餘亦峻爽造像記太多不暇別白論之摠敘其槩然愛其峻爽之美亦嫌其古厚漸失不能無稍抑之吾嘗有詩曰歐體盛行無魏法隋人簝古有唐風猶取其不至如唐之散樸太甚耳

隋碑漸失古意體多闓爽絶少虛和高穆之風一綫

之延惟有龍藏龍藏統合分隸並弔比干文鄭文公敬使君劉懿李仲璇諸派薈萃爲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曲江而風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爲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陸傳其遺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後斯派漸泯後世遂無嗣音者此則顏柳醜惡之風貽之歟觀此碑眞足當古今之變者矣

蘇慈碑以光緒十三年出土初入人間輒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爲干祿之資而筆畫完好較屢翻之歐碑易學於是翰林之寫白摺者舉子之寫大卷者人購一本期月而紙貴洛陽信哉其足取也然氣勢

薄弱行間亦無雄强茂密之象沈刑部子培以爲贋作或者以時人能書者比之未能迫近無從作贋子培曰筆法不易贋古刀法贋古最易廠肆優爲之黄編修仲弢以其中敘葬處樂邑里數字行氣不接字體不類爲後來塡上若贋作必手筆一律因尊信之吾觀梁吳平忠矦貞觀時于孝顯碑匀淨相近蓋梁隋閒有是書體學者好古從長臨寫有益中原宋菽無事苛求信以傳信可也姚辨志雖爲率更書以后本不傳僅有宋人翻本故不敘焉

舍利塔運筆爽達結體雍容茂密而有疎朗之致誠

爲醴泉之先聲上可學古下可干祿莫若是碑龍華寺氣體相似但稍次矣賀若誼峻整略同雍容不及然亦致佳者也趙芬殘石宁小數分甚茂重與魏碑惠輔造像同字小而體畫密厚可見古人用筆必豐毫鋪紙上豈若溫大雅碑之薄弱乎

唐人深於隋碑得洞達之意者有裴鏡民靈慶池二碑清豐端美筆畫亦完好當爲佳本裴鏡民勻粹秀整態度安和靈慶池則有騰擲之勢略見龍跳虎卧氣象尤爲妙品九成皇甫佳搨不可得得二碑可代興矣

臧質古厚而寬博猶有龍顏暉福遺風甯贊嚴密而峻拔猶是修羅定國餘派龍山公爲虞顏先聲欽江諫議爲率更前導其與龍藏皆爲隋世鼎足佳碑也書至於隋齊周名手若趙文深李德林梁陳雋彥若王襃庾信咸集長安故善書尤眾永叔跋丁道護碑曰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餘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蓋隋碑之足賞久矣

卑唐弟十二

殷周以前文字新創雖有工拙莫可攷稽南北朝諸

家則春秋羣賢戰國諸子當殷周之末運極學術之異變九流並出萬馬齊鳴人才之奇後世無有自漢以後皆度內之人言理不深言才不肆進比戰國倜乎已遠不足復爲辜較書有南北朝隸楷行草體變各極奇偉婉麗意態斯備至矣觀斯止矣至於有唐雖設書學士大夫講之尤甚然纘承陳隋之餘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續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亾然澆漓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米元章譏魯公書醜怪惡札未免太過然出牙布爪無復古人淵永渾

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趙廣漢輩雖綜核名實而求文帝張釋之東陽矦長者之風則已邈絕卽求武帝雜用仲舒相如衞霍嚴朱之徒才能並展亦不可得也不然以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竇臮必貶歐以不顧偏醜顚翘縮爽了臮黝糾譏褚畫虎效顰澆漓後學豈無故哉唐人解講結構自賢於宋明然以古爲師以魏晉繩之則卑薄已甚若從唐人入手則終身淺薄無復有窺見古人之日古文家謂畫今之界不嚴學古之辭不類學者若欲學書亦請嚴畫界限無從唐人入也

韓昌黎論作古文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謝茂秦李于鱗論詩謂自天寶大歷以下可不學皆斷代爲限好古過甚論者誚之然學以法古爲貴故古文斷至兩漢書法限至六朝若唐後之書譬之駢文至四傑而下散文至曾蘇而後吾不欲觀之矣操此而談雖終身不見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該兗公頌體意質厚然唐人不甚稱之又苑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見稱其見稱諸家皆最能變古者當時以此得名猶之輔嗣之易武功之詩其得名處卽

其下處彼自成名則可後人安可爲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尚不少等慈寺諸葛丞相新廟碑博大渾厚有暉福之遺許洛仁碑極似賀若誼賈膺福大雲寺亦有六朝遺意靈琛禪師灰身塔文筆畫豐厚古樸結體亦大小有趣郝貴造像峻樸是魏法馬君起浮圖分行結字變態無盡韋利涉造像遒媚俊逸順陵殘碑渾古有法若華山精享碑題名王紹宗王徵君臨終口授銘獨孤仁政碑張宗碑敬善寺碑于孝顯碑法藏禪師塔銘皆步趨隋碑爲甯贙舍利塔蘇慈碑之嗣法者至小碑中若王仲堪墓志體

裁峻絕王留墓志精秀無匹李夫人賈嬪墓志勁折在劉玉兗公頌之間常流殘石樸茂在呂望敬顯儁之間韋夫人志超渾在王偃李仲璇之間一切如來心眞言神似刁遵太常寺丞張銳志圓勁在刁遵曹子建之間張氏墓志骨血峻秀張君浮圖志體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有魏風此類甚多皆工絕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見稱於時亦可見唐時風氣如今論治然有守舊開化二黨然時尚開新其黨繁盛守舊黨卒爲所滅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爲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夫理無

大小因微知著一綫之點有限而綫之所引億兆京陔而無窮豈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蘇米大變唐風專主意態此開新黨也端明篤守唐法此守舊黨也而蘇米盛而蔡亡此亦開新勝守舊之證也近世鄧石如包慎伯趙撝叔變六朝體亦開新黨也阮文達決其必盛有見夫

論書不取唐碑非獨以其淺薄也平心而論歐虞入唐年已垂暮此實六朝人也褚薛筆法淸虛高簡若伊闕石龕銘石淙序大周封禪壇碑亦何所惡豈以世所盛行歐虞顏柳諸家碑磨翻已壞名雖尊唐實

則尊翻變之棗木耳若欲得舊搨動需露臺數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豈學子人人可得而臨摹哉況求宋搨已若漢高之劍孔子之履希世罕有況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墨蹟不如古人況六朝搨本皆完好無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搨從此入手便與歐虞爭道豈與終身寄唐人籬下局促無所成哉識者審時通變自不以吾說爲妄陳高論好翻前人也

自宋明以來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師兩晉然千年以來法唐碑者無人名家南北碑與鄧頑伯包愼伯張廉卿即以書雄視千古故學者適逢世變推陳出新

業尤易成舉此爲證尤易悟也

唐人名手誠未能出歐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種可見也吾最愛殷令名書裴鏡民碑血肉豐澤馬周褚亮二碑次之矣餘若王知敬之李衛公碑郭儼之陸讓碑趙模之蘭陵公主碑高士廉塋兆記崔敦禮碑體皆相近皆清朗爽勁與歐虞近者也若權懷素平百濟碑間架嚴整一變六朝之體已開顏柳之先崔筠劉遵禮志方勁亦開柳派者此唐碑之沿革學唐碑者當知之中間韋縱靈慶池高元裕碑有龍跳虎卧之氣張顚郎官石柱題名有廉直勁正之體皆唐

碑之可學者必若學唐碑從事於諸家可也

廣藝舟雙楫卷三終

弟子林奎陳和澤初校
弟子梁健康徐勤覆校

廣藝舟雙楫卷四

體系弟十三

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山川之形亦有然余嘗北出長城而臨大塞東泛滄海而觀之累西窺鄂漢南攬吳越所見名山洞壑嶔巇㝢窅無一同者而雄奇秀美遒峭淡宕之姿雖不同各有其類南洋島族暨

泰西亞非利加之人碧睛墨面狀大詭異與中土人絕殊而骨相環瑋精緊清奇肥厚仍相同夫書則亦有然

眞楷之始濫觴漢末若谷朗郛休爨寶子枳陽府君靈廟鞠彥雲弔比干高植鞏伏龍秦從趙璊鄭長猷造像皆上爲漢分之別子下爲眞書之鼻祖者也太朴之後必繼以文封建之後必更郡縣五德遞嬗勢不能已下逮齊隋雖有參用隸筆者然僅如後世關內侯徒存爵級與分地治者絕盻殊疆矣今舉眞書諸體之最古者披枝見本因流溯源記曰禽獸知有

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大夫及學士則知有祖今學士生長於書亦安可不知厥祖哉故凡書體之祖與祖所自出並箸於篇

葛府君碑額高秀蒼渾殆中郎正脈爲真書弟一古石梁石闕其法嗣伯施清臣其繼統也同時有蜀漢景耀八石弩鐖銘正書字如黍米大渾厚蒼整清臣麻姑壇似之可爲小楷極則此後正和太和之弩體亦相近又有太康五年楊紹瓦體勢與瘞鶴銘同雜用草隸此皆正書之最古者也

枳陽府君體出谷朗豐茂渾重與今存鍾元常諸帖

體意絕似以石本論爲元常第一宗傳太祖文皇帝神道暉福寺眞其法嗣定國寺趙芬殘石王輝兒造像其苗裔也李北海毫鋪紙上亦源於是石室記可見後此能用豐筆者寡矣

爨龍顏與靈廟碑陰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實承中郎之正統梁石闕所自出穆子容得暉福之豐厚而加以雄渾自餘惠輔造像齊郡王造像溫泉頌滅質皆此體魯公專師穆子容行轉氣勢毫髮畢肖誠嫡派也後世師顏者亦其遠冑但奉別宗忘原籍之初祖矣

弔比干文瘦硬峻峭其發源絕遠自尊楗哀斜來上與中郎分疆而治必爲崔浩書則僞派也其裔胄大盛於齊所見齊碑造像百種無不瘦硬者幾若陽明之學占斷晚明矣惟雋脩羅碑加雄强之態靈塔銘簡靜腴和獨饒韡韵則下開龍藏而胎褚孕薛者也朱君山超秀亦其別子惟定國寺圓照造像不失豐肥猶西魏派稍軼三尺耳至隋賀若誼碑則其嫡派龍華寺乃弱支也觀孟達法師伊闕石龕石淙序瘦硬若屈鐵猶有高曾矩矱褚得於龍藏爲多而採虛於君山植幹於賀若誼薛稷得於賀若誼而參用貝

義淵肆恣之意誠懸雖云出歐其瘦硬亦出魏元預
賀若誼爲多唐世小碑開元以前習褚薛者最盛後
世帖學用虞瘦之書益寡惟柳沈之體風行今習誠
懸師石經者乃其靈祕也
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門頌
孔宙等碑皆夏殷舊國亦與中郊分疆者非元常所
能牢籠也六十人造像鄭道昭瘞鶴銘乃其法乳後
世寡能傳之蓋仙人長生不食人閒烟火可無傳嗣
必不得已求之宋之山谷或嘗得大丹學飛升者但
力薄終未能凌霄漢耳偶見端州石室有宋人劉起

題記點畫奇逸眞石門裔孫也不圖於宋人見之始興忠武王碑與刁遵同體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幾與今吳興書無異而筆法精絕加有妙理北朝碑實少此種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靜好略近之至唐人乃多採用今以吳興故千載盛行今日作趙書者實其苗裔直可謂之刁遵體也

始興王碑意象雄强其源亦出衞氏若結體峻密行筆英銳直與爨龍顏、皇甫君碑無二乃知率更專學此碑寶泉謂率更師北齊劉珉豈劉珉亦師此邪蓋齊書峻整珉書想亦雋脩羅之類而加結構耳凡後世

學歐書者皆其孫會也

楊大眼始平公魏靈藏鄭長猷諸碑雄强厚密導源受禪殆衞氏嫡派惟筆力横絶寡能承其緒者惟曹子建碑佛在金棺上題記洞達痛快體晷近之但變爲踈朗耳唐碑雖主雄强而無人能肖其筆力惟道因碑師大眼靈藏東方朔畫贊金天王碑師長猷始平今承其統韓魏公北岳碑專師畫贊嚴重肖其爲人帖學盛興人不能復爲方重之筆千年來幾於蓼之不祀也

張猛龍賈思伯楊翬亦導源衞氏而結構精絶變化

無端朱筍河僻華山碑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誕譎靡有常制者此碑有之自有正書數百年薈萃而集其成天然功夫並臻絕頂當爲碑中極則信本得其雄强而失其茂密殷令名包文該頗能學賈思伯其或足爲嗣音歟

李超碑體骨峻美方圓並備然方筆較多亦出衞宗司馬元興孟敬訓皇甫驎凝禪寺體皆相近解伯達造像亦有奇趣妙理兼備方圓爲北碑上乘至隋宋永貴唐于孝顯李緯圭峰亦其裔也

高湛劉懿司馬昇法生造像穠華麗美並祖鍾風敬

顯儁獨以渾逸開生面李仲璇則以駿爽騁逸足凝禪寺則以峻整暢元風龍藏集成如青瑣連錢生香異色承興傳之高步風塵矣唐初小碑最多此種若張興王留韋利涉馬君起浮圖並其緒續流播人間吳興香光亦其餘派也

高植體甚渾勁殆是鍾法王偃王僧徵有相近然渾古過甚後世寡傳惟魯公差有其意耳

張黑女碑雄强無匹然頗帶質拙出於漢子斿殘碑馬鳴寺略近之亦是衞派唐人寡學之惟東坡獨肖其體態真其苗裔也

吳平忠侯字大逾寸亦出元常而勻淨安整細觀蘇慈碑布白著筆與此無異以此論之蘇慈亦非僞碑不得以其少雄強氣象非之唐貞觀十四年于孝顯碑勻淨亦相似以證蘇慈尤可信與舍利塔皆一家眷屬自唐至今習干祿者師之於今爲盛子孫千億等於子姬矣

慈香造像體出夏承其爲章也龍蟠鳳舞縱橫相涉闔闢相生眞章法之絶軌也其用筆頓挫沈著筋血俱露北碑書無不骨肉停勻筆鋒難驗惟此碑使轉斫折酣縱逸宕其結體飛揚綿密大開宋明之體在

魏碑中可謂奇姿詭態矣

優填王平整薄弱絕無滋味大似唐人書然亦可見魏人書已無不有矣

導源第十四

唐宋名家爲法於後既以代興南北朝碑遂擯鬱不偁於世永叔明誠雖能知之亦不能大纍著也然諸家之書無不導源六朝者雖世載縣緬傳碑無多皆可一一搜出之信本專仿貝義淵書結體出鋒毫髮無異頗怪唐世六朝碑本猶多若信本亦僅能臨仿豈能名家也化度九成氣象較爲雍容然化度亦出

於暉福寺及惠輔造像記耳九成結構參於隋世規
模觀於李仲璇高貞龍藏寺龍華寺舍利塔仲思那
造像莫不皆然實則筋氣疏緩不及張猛龍等遠甚
矣永興廟堂碑出自敬顯儁高湛劉懿運筆用墨意
象悉同若更溯其遠源則上本於暉福也
褚河南伊闕石龕出於弔比干文齊武平五年造像
皆八分之遺法若李衞公碑昭仁寺碑則刁遵法生
龍藏寺之嗣音也薛稷之石淙序其瘦硬亦出於弔
比干文其出鋒縱筆則亦出於貝義淵顏魯公出於
穆子容高植其古厚盤礴精神體格悉似穆子容又

原於暉福寺也清臣渾勁又出圓照造像鈎法尤可據敬客塼塔銘亦出於龍藏寺而樊府君志尤其自出也誠懸則歐之變格者然清勁峻拔與沈傳師裴休等出於齊碑爲多馬鳴寺碑側筆取姿已開蘇派在汶北等字與坡老無異兗州金口壩水底石人筆勢翩翩直是宋人法度唐少林寺筆長態遠則黃山谷之祖也美人董氏開皇八年造像娟娟靜好則文衡山之遠祖也刁遵志王士則李寶成碑則趙吳興之高會也崔敬邕碑楊翬碑則鄧懷甯之自出也張胐志則張卽之所取近代梁山舟尤似之張孚張軫

張景之則吳荷屋所螟蛉也趙阿歡造像雄肆沉著則米南宮所仿也古之名家者能徧臨古碑皆有一二僻碑爲其專意模仿學之既深亦有不能盡變者其師法所自來蹤迹猶可探討學者因此而推之讀碑既多可以盡得書法之派亦可知古人成就之故矣

凡說此者皆以近世人尊唐宋元明書甚至父兄之教師友所講臨摹傳引皆在於是故終身盤旋不能出唐宋人肘下嘗見好學之士僻好書法終日作字真有如趙壹所誚五日一筆十日一墨領袖若皂脣

齒常黑者其勤至矣意亦欲與古人爭道然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何哉則以師學唐人入手卑薄故也夫唐人筆畫氣象較之六朝淺促殊甚又從而師之其剽薄固也雖假以彭聃之壽必不能望唐人況欲追古人哉昔人云智過於師乃可傳授又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吾見鄧頑伯學六朝書而所成乃近永興登善張廉卿專學六朝書而所成乃近率更誠懸吾爲鄭文公而人以爲似吳興吾作魏隋人書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爲學唐人碑耳蓋唐人皆師法六朝鄧張亦師法六朝故能與之爭道也爲散

文者師法八家則僅能整潔而已雄深必不及八家矣惟師三代法秦漢然後氣格濃厚自有所成以吾與八家同師故也爲駢文者師法六朝則僅能麗藻而已氣味必不如六朝矣惟師秦漢法魏晉然後體氣高古自有遒文以吾與六朝同師故也故學者有志於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學唐也與卑唐篇參看凡此爲有志成書言之如志在干祿則卑之無甚高論矣六朝之體亦各有淵源已詳體系篇遠祖則發源於兩漢蛛絲馬跡亦可尋求詳本漢篇此不具論

十家弟十五

三古能書不箸已名石鼓爲史籀作乃譏擬之辭延
陵墓石爲孔子題乃坿會之說秦諸山石刻雖史傳
相斯所作亦不箸名蓋風氣渾厚未藝偏長不以自
誇也沿及漢魏猶存此風今漢存碑其書人可攷者
惟武班碑爲紀伯允書郙閣頌爲仇紼書衡方碑爲
朱登書樊敏碑爲劉懆書華岳碑郭香察書或謂察
者察人之書非人名也或謂蔡邕書然後人坿會邕
書太多未必即邕也石經書字體不同自蔡邕棠谿
典外公羊末有臣趙陚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
蘇陵臣傅楨論語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

臣孫表上尊號奏鍾繇書受禪表衛覬書魯孔子廟碑梁鵠書天發神讖皇象書封禪國山蘇建書此外無攷降逮六朝書法日工而噭名未甚雖張猛龍之精能爨龍顏之高渾猶不自箸卽隋世尚不炫能於此至於唐代斯風遂墜片石隻碣靡不書名遂爲成例

南北朝碑書人名者略可指數今鉤攷之凡得十六人皆工絕一時精能各擅者也又淇園二字爲司馬均書字跡寡少未成門戶王羲之曹娥碑王獻之保母志陶貞白之瘞鶴銘疑難遽定不復錄天柱山銘

爲鄭述祖書隴東王感孝頌爲梁恭之書華岳碑爲
趙文淵書鄭氏世其家風梁趙得名前代以其隸體
不周時用並從略焉今箸正書各成一體者列爲十
家箸所書碑述於後

寇謙之 嵩高靈廟碑

蕭顯慶 孫秋生造像

朱義章 始平公造像

崔浩 孝文皇帝弔比干墓文

王遠 石門銘

鄭道昭 雲峯山四十二種

貝義淵 始興王碑

王長儒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穆子容 太公呂望碑

釋仙 報德像

十家體皆迴異各有所長瘦硬莫如崔浩奇古莫如寇謙之雄重莫如朱義章飛逸莫如王遠峻整莫如貝義淵神韻莫如鄭道昭超爽莫如王長儒渾厚莫如穆子容雅朴莫如釋仙

朱義章貝義淵蕭顯慶釋仙皆用方筆王遠鄭道昭王長儒穆子容則用圓筆崔浩寇謙之體兼隸楷筆

互方圓者也九家皆源本分隸崔浩則襃斜之道寇謙之則韓勅之嗣朱義章則東海廟之後王遠鄭道昭則西狹之遺尤其易見者也十家各成流派崔浩之派爲褚遂良柳公權沈傳師貝義淵之派爲歐陽詢王長儒之派爲虞世南王行滿穆子容之派爲顏真卿此其顯然者也

後之學者體經歷變而其體意所近罕能外此十家十家者譬道術之有九流各有門戶臯牢百代中惟釋仙稍遜抑可謂書之巨子矣

十六宗弟十六

天有日國有君家有主人有首木有本詩曰君之宗之族有大宗小宗爲學各有宗如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慶氏各專一家所謂宗也詩文亦然至於書亦豈有異哉書家林立卽以碑法各擅體裁互分姿製何所宗曰宗其上者一宗中何所立曰立其一家雖學識貴博而裁擇宜精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者因於古碑亦不失所宗而已

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爲可宗可宗爲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

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齊碑惟有瘦硬隋碑惟有明爽自隽修羅朱君山龍藏寺曹子建外未有備美者也故曰魏碑南碑可宗也

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豈與晉世皆當書之會邪何其工也譬江漢游女之風詩漢魏兒童之謠諺自能蘊蓄古雅有後世學士所不能爲者故能擇魏世造像記學之已自能書矣

言造像記之可師極言魏碑無不可學耳魏書自有堂堂大碑通古今極正變其詳備於碑品今擇其與南碑最工者條出之昔朱子與汪尚書論古文汪玉山問朱子曰子之主人翁是誰對以曾南豐曰子之主人翁甚體面今舉諸家聽人擇以爲主人翁亦甚體面矣

爨龍顏爲雄强茂美之宗　靈廟碑陰輔之

石門銘爲飛逸渾穆之宗　鄭文公瘞鶴銘輔之

弔比干文爲瘦硬峻拔之宗　雋修羅靈塔銘輔之

右三宗上

張猛龍爲正體變態之宗　賈思伯楊翬輔之
始興王碑爲峻美嚴整之宗　李仲璇輔之
敬顯儁爲靜穆茂密之宗　朱君山龍藏寺輔之
暉福寺爲豐厚茂密之宗　穆子容梁石闕溫泉頌
輔之
右四宗中
張玄爲質峻偏宕之宗　馬鳴寺輔之
高植爲渾勁質拙之宗　王偃王僧臧質輔之
李超爲體骨峻美之宗　解伯達皇甫驎輔之
楊大眼爲峻健豐偉之宗　魏靈藏廣川王曹子建

輔之

刁遵爲虛和圓靜之宗　高湛劉懿輔之

吳平忠侯神道爲平整勻淨之宗　蘇慈舍利塔輔之

右六宗下

既立宗矣其一切碑相近者各以此判之自此觀碑是非自見自此論書亦不至聚訟紛紛矣

凡所立之宗奇古者不錄靡弱者不錄怪異者不錄立其所謂備衆美通古今極正變足爲書家極則者耳

經石峪爲榜書之宗　白駒谷輔之
石鼓爲篆之宗　瑯琊臺開母廟輔之
三公山爲西漢分書之宗　裴岑郙閣天發神讖輔
之

　右外宗三

漢分亦各體備有亦各有宗別詳本漢篇此不錄

碑品弟十七

昔庾肩吾爲書品李嗣真張懷瓘韋續接其軌武或
師人表之九等或分神妙精能之四科包羅古今不
出二類夫五音之好人各殊嗜妍蚩工拙倫次蓋繁

故昔賢評書亦多失當後世品藻祗紓已懷輕重等差豈能免戾夫書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爲冠冕自餘偏至亦自稱賢必如張懷瓘先其天性後其習學是使人惰學也何勸之爲必軒擧之工夫爲上雄深和美各自擅場古人論書皆尚勁險二者比較健者居先古尚質厚今重文華文質彬彬乃爲粹美孔從先進今取古質華薄之體蓋少後焉若有新理異態高情逸韵孤立特峙常音難緯覩茲靈變尤所崇慕今取南北朝碑爲之品列唐碑太夥姑從舍旃

神品

爨龍顏碑

靈廟碑陰

石門銘

妙品上

鄭文公四十二種

暉福寺

梁石闕

妙品下

枳陽府君碑

梁綿州造像

瘞鶴銘

泰山經石峪

般若經

石井闌題字

蕭衍造像

孝昌六十人造像

高品上

谷朗碑

葛祚碑額

晉豐縣造像

精品上

張猛龍清德頌

李超墓志

賈思伯碑

楊翬碑

龍藏寺碑

始興王碑

解伯達造像

精品下

逸品上

凝禪寺碑

始平公造像

能品下

魏靈藏造像

張德壽造像

魏元預造像

司馬元興碑

馬鳴寺碑

元詳造像

首山舍利塔銘

碑評第十八

爨龍顏若軒轅古聖端冕垂裳石門銘若瑤島散仙

驂鸞跨鶴暉福寺寬博若賢達之德爨寶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弔比干文若陽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楊大眼若少年偏將氣雄力健道略造像若束身老儒節竦行清張猛龍如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馬君起浮圖若泰西機器處處有新意李仲璇如烏衣子弟神采超俊廣川王造像如白門伎樂裝束美麗劉玉如阮江儷木雖經冬槎枒而生氣內藏司馬昇如三日新婦雖體態嫺麗而容止羞澀靈廟碑陰如渾金璞玉寶采難名始興王碑如强弓勁弩持滿而發靈廟碑如入收

藏家舉目盡奇古之器臧質碑若與古德語開口無世俗之談元燮造像如長戟脩矛盤馬自喜曹子建碑如大刀濶斧斫陣無前李超志如李光弼代郭子儀將壁壘一新六十人造像如唐明皇隨葉法善遊霓裳人聽解伯達造像雍容文章踴躍武事雋脩羅長松倚劍大道卧羆雲峰石刻如阿房宮樓閣縣窗四山摩崖如建章殿門戶萬千定國寺如祿山肥重行步蹣跚凝禪寺如曲江風度骨氣峻整司馬元興碑古質鬱紆精魄超越馬鳴寺若野竹過雨輕燕側風高植碑若蒼崖巨石森森古容高湛碑若秋菊春

藹茸茸豔逸溫泉頌如龍鬚鶴頸奮舉雲霄敬顯儁若閒鷗飛鳧游戲汀渚太祖文皇帝神道若大廷褒衣端拱而議南康簡王若芳圃桂樹淨直有香李君譬如閒庭卉木春來著花皇甫驎如小苑峰巒雪中露骨張黑女碑如駿馬越澗偏面驕嘶枳陽府君碑如安車入朝不尙馳驟慈香如公孫舞劍瀏亮渾脫楊翬如蘇蕙織錦綿密迴環朱君山如白雲出岫舒卷窈窕龍藏寺如金花遍地細碎玲瓏舍利塔如妙年得第翩翩閒朗蘇慈碑如手版聽鼓戢戢隨班

餘論第十九

包慎伯以般若碑爲西晉人書此未詳攷也今按此經完好在薙山映佛岩經主爲梁父令王子椿武平元年造是齊碑也是碑雖簡穆然較龍顏暉福尙遜一籌今所見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此類寶閎隋碑洞達爽闓之體故曹子建碑亦有般若經筆意

六朝人書無露筋者雍容和厚禮樂之美人道之文也夫人非病疾未有露筋惟武夫作氣勢矜好身手者乃爲之君子不尙也季海淸臣始以筋勝後世遂有去皮肉而專用筋者武健之餘流爲醜怪宜元章誚之

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法也張猛龍碑結構爲書家之至而短長俯仰各隨其體觀古鐘鼎書各隨字形大小活動圓備故知百物之狀自小篆與持三尺法剪截齊割已失古意然隸楷始興猶有異態至唐碑蓋不足觀矣唐碑惟馬君起浮圖奇姿異態迥絕常製吾於行書取蘭亭於正書取張猛龍各極其變化也

本朝書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爲楷集分書之成伊汀洲也集隸書之成鄧頑伯也集帖學之成劉石庵也集碑之成張廉卿也

魯公書如宋開府碑之高渾絕俗八關齋之氣體雍
容昔人以爲似瘞鶴銘者誠爲絕作蓋魯公無體不
有卽如離堆記若無可攷後世豈以爲魯公書乎然
麻姑壇握拳透爪乃是魯公得意之筆所謂字外出
力中藏棱魯公諸碑當以爲弟一也
聖敎序唐僧懷仁所集右軍書位置天然章法秩理
可謂異才此與
國朝黃唐亭集唐人詩剪裁縫紉皆若已出可謂無
獨有偶矣然集字不止懷仁僧大雅所集之吳文碑
亦用右軍書尤爲遒峭古今集右軍書凡十八家以

開福寺爲最不虛也此猶之劉鳳誥之集杜詩乎
完白山人計白當黑之論熟觀魏碑自見無不極茂
密者若楊翬張猛龍尤其顯然卽石門銘鄭文公朱
君山之奇逸亦無不然乃知疎處可使走馬密處不
使通風眞善言魏碑者至於隋唐疎朗雍容書乃大
變豈一統之會宜爾邪柳誠懸平西王碑學伊闕石
龕而無其厚氣且體格未成時柳公年已四十餘書
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後人或偁此碑則
未解書道者也
書若人然須備筋骨血肉血濃骨老筋藏肉瑩加之

姿態奇逸可謂美矣吾愛米友仁書殆亦散僧入聖者求之北碑六十人造像李超亦可以當之靈廟碑陰佳絕其將軍甯烏洛陵江高州等字筆墨渾穆大有石鼓瑯琊臺石經筆意真正書之極則得其指甲可無唐宋人矣

惠輔造像記端豐峻整莪冠方袍具官人氣象字僅三四分而筆法茂密大有唐風矣

龍門造像自爲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中惟法生用圓筆耳北海王元詳筆雖流美仍非大異惟優塡王則氣體卑薄可謂非

種在必觀者故舉龍門皆傳其方筆也

魏碑大種有三一曰龍門造像一曰雲峰石刻一曰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數十種同一體者龍門爲方筆之極軌雲峰爲圓筆之極軌二種爭盟可謂極盛四山摩崖通隷楷備方圓高渾簡穆爲擘窠之極軌也龍門二十品中自法生北海優塡外率皆雄拔然約而分之亦有數體楊大眼魏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沈著勁重爲一體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端方峻整爲一體解伯達齊郡王祐峻骨妙氣爲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峻蕩奇偉爲一體總

而名之皆可謂之龍門體也

枳陽府君筆法之佳固也攷其體裁可見隸楷之變質其文義絕無諛墓之詞體與元常諸帖近真魏晉之宗風也葛府君字少難得佳搨寶子太高惟此碑字多而搨佳當爲正書古石弟一本

六朝筆法所以過絕後世者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其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往自唐以後局促褊急若有不終日之勢此真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約而論之自唐爲界唐以前之書密唐以後之書疏唐以前之書茂唐以

後之書凋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後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後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後之書爭唐以前之書澀唐以後之書滑唐以前之書曲唐以後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後之書斂學者熟觀北碑當自得之

龍藏寺秀韵芳情馨香溢時然所得自齊碑出齊碑中靈塔銘百人造像皆於瘦硬中有清腴氣龍藏變化加以活筆遂覺靑出於藍耳褚河南則出於龍藏並不能變化之

廣藝舟雙楫卷四終

弟子林　奎　陳和澤初校

弟子梁健康　徐　勤覆校